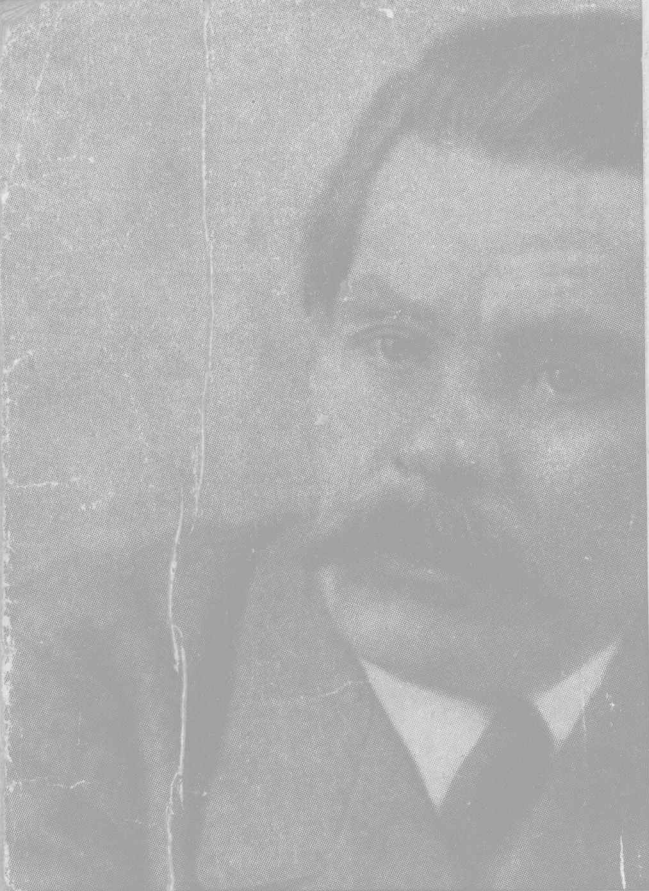




我的大

高爾基著 胡明

光明書局出

我的大學

高爾基著

胡明譯

光明書局
出版



我的大學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一九四九年十月 光華出版社新一版

一九五〇年二月 光華出版社新二版

一九五一年四月 光華出版社新三版

共印 6,000 冊

一九五二年二月 光明書局第一版

一九五二年六月 光明書局第二版

一九五二年七月 光明書局第三版

印數 4001—7000 冊

定價人民幣 9,000 元

光明書局出版

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電話九六四二〇

各地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經售



М. Горький

我正是這樣動身到喀山大學去求學。

中學生耶孚倫諾夫對我指點了關於大學的念頭，他是一個和藹的青年，有着女人般嫵媚的眼睛的美男子。他和我住在一幢屋裏，他住在欄樓上，時常看見我手裏拿着書在讀，這使他覺得很高興，我們彼此認識了，耶孚倫諾夫很快就對我懇切地說，他認為我具有「研究科學的特殊才能」。

「自然創造您是爲着服務科學。」——他說這句話的時候，美麗地搖蕩着他的鬘一樣的長頭髮。

我那時還不知道，家兔般的角色也能服務科學。然而，耶孚倫諾夫却這樣美滿地對我證明了：大學正是需要像我這樣的青年。自然，這驚動了米哈意洛·洛摩諾索夫的影子。耶孚倫諾夫說過，到喀山去，我好住在他家裏，秋天和冬天以後，我就可以修畢中學的課程，「隨隨便便」考試一下，——他並且這樣說過，——「隨隨便便」大學就會給我官費，過了五年以後，我就會成爲一個「學者」。一切都是很簡單的，因爲耶孚倫諾夫只有十九歲，並且他懷着一顆善良的心。

他考試以後就走了，過了兩個星期，我也跟着他出發了。

外祖母替我送行的時候這樣勸告我：

『你不要對人發脾氣，你總喜歡對一切人發脾氣，冷酷地並傲慢地站立着！這是你外祖父傳給你的，可是他，你外祖父怎麼了？活着，活着，變成了傻子，過去了，他是一個可憐的老人呵。你有一點要記着：不是上帝在裁判着人們，這是對魔鬼諛媚的！唔，別了，……』

她從褐色的、瘦削的頰上，拭去了乾枯的眼淚，又說道：

『我們不能再見面了，你是一個沒有落住的人，跑得很遠了，而我呢？也快要死了……』

最後的一刻，我離開了這位慈愛的老人，甚至很少望她一下，可是，這時我突然痛苦地感到：無論什麼時候，我再也不能會見這樣親切地、這樣慈愛地接近我的人。

我站在船尾上，眺望着她在那裏做什麼，看見她站在碼頭邊緣，一隻手在畫十字，別隻手用破舊的披巾的末端，在拭自己的面部，在拭因對人類永不磨滅的愛而充滿了光輝的朦朧的眼睛。

我就這樣住在一個半韃靼式的城中，住在一層房屋的窄狹的宿舍裏。這幢小屋子孤獨地屹立在小小的山丘上，座落在一條狹隘而且窮苦的街道的盡頭，牠的一面牆對着火燒了的空場，這個空場上稠密地長滿了雜草，在苦艾、牛蒡、馬薊叢中，隆起着一幢倒塌了的磚造的房子，瓦礫堆在這個瓦礫堆下，有一個闊大的地窖，一些沒有家的野狗們，在這裏自生自滅。這個地窖很值得我記念，牠是我的一個大學。

耶孚倫諾夫的一家——母親和兩個兒子，靠貧民救濟費生活着。我初來的幾天就看出來了：這個矮小而蒼白的寡婦，當她由市場回來，把買來的東西解開放在廚房的桌子上的時候，她是帶着怎樣的悲劇般的哀

感來解決困難的任務呵！即令把自己撇開，這小小的一塊壞肉，怎樣能够做成足够三個健康青年吃的好食料呢？

她是沉默寡言的；在她的灰色的眼睛裏，凝結着用盡了自己的全部力量的馬一樣絕望的並馴良的固執；當馬拖貨車上山的時候，明知拖不上去，却仍然望上拖！

我到這裏經過了三天以後，早晨，小孩們還在睡覺的時候，我在廚房裏幫助她洗菜，她輕聲地並小心地問我：

「您爲什麼到這裏來呢？」

「求學，進大學去。」

她的眉毛，望上爬得和額上的黃皮膚黏到一起了，她把刀切傷了自己的手指，流着血，坐落到了椅子上，可是，她馬上又跳起來，說道：

「呵，魔鬼……」

她把鼻巾裏好了受傷的手指以後，對我誇獎道：

「您很會洗馬鈴薯。」

噢，還不會嗎！我於是把我在輪船上服務的情形告訴了她。她又問道：

「您以爲這就足夠進大學嗎？」

在那時，我對於滑稽可笑的事情還不大明白。我把她所提出的問題看得很認真，並且告訴她活動的程序，

在這種活動程序的末了，科學聖殿的門就當然會對我打開着。

她嘆息着：

「唉，尼古拉，尼古拉……」

在這一瞬間，他却走進廚房來洗臉了，他是剛剛睡醒的，頭髮亂蓬蓬的，和時常一樣快活的。

「媽媽，做點肉餃子吃好吧！」

「是好的。」——母親同意了。

我希望誇耀一下我的烹飪術的知識，就說道：要做餃子，這些肉太壞，並且也太少。

華爾華拉·伊凡諾夫娜即刻就生氣了，對我說了幾句這樣有力的話，使我的兩耳充滿了血，並且向上豎起來了。她把一札紅蘿蔔拋在桌子上，就從廚房裏走出去了，尼古拉却對我丟了一個眼色，用這樣的話來說明她的舉動：

「沒有靈魂……」

他坐在板凳上並且告訴我，一般說來，女人都要比男人更神經過敏些，這是她們的天性，這是被一位飽學的學者——好像是瑞士人——不容爭辯地證明了的。英國人約翰·司徒爾特·穆勒也說過一些關於這種道理的話。

尼古拉很喜歡指教我，他利用每個方便的機會，把某些必要的、缺少牠就不能生存的東西，灌進我的腦子裏。我貪得無厭地聽他的指教，以後，我把佛科、拉羅士·佛科、拿羅士、渣克倫三個人混成了一個人，我記不清楚

這兩個人是誰斬了誰的首級？是拉伐齊斬了鳩模利的首級呢？或相反地是鳩模利斬了拉伐齊的首級呢？這位光榮的青年誠心誠意地希望「使我成人」，他確信地對我應允了這事，但他沒有時間及使我認真研究的一切其他的條件。青年時代的利己主義和輕率，不容許他看到母親費盡怎樣緊張的體力和心機來處理家務，他的兄弟，是一個憂鬱的、沉默的中學生，更少感覺到這一點。而我呢，很早就異常清楚地知道廚房經濟和化學的複雜手法，我明白地看出了這個女人的巧妙，她每天不得不欺騙自己兩個兒子的肚皮，來養活一個有著可憎的面目和醜惡的態度的流蕩青年。自然，分給我的每一小片麵包，都像石頭一樣壓着我的靈魂。我開始去尋找些工作做。從早晨我就離開了家，爲着是不吃中飯，天氣惡劣的時候，我就在空場上，地窖裏盤桓着。在這個嗅着死貓和死狗的臭氣的地方，在狂風驟雨的喧聲下，我很快就看清楚了，大學是一個幻想，我到波耶去也許是更聰明的辦法。我也就把自己看做是一個白鬚的魔法師，他發見了一種方法，能够培植出來和蘋果一樣大的穀子，按普特計算重量的馬鈴薯，並且一般想出了不少的對於大地有利的辦法，在大地上，這樣魔鬼般困難地過活的不僅是我一個人。

我已經學會了幻想非常的事件和偉大的勳業，在生活困難的日子，這對我有了很大的幫助，而且因爲這樣的日子是很多的，我也就更加熟習了幻想。我不等待外來的救助，也不期望幸運，但在我的身上，漸漸地發展了意志的固執，生活條件越困難，我就覺得自己越堅定，甚至覺得自己越聰明。我很早就瞭解，人是反抗他四周的環境而創造出來的。

爲着不捱餓，我走到伏爾加河去，走到碼頭上去，在這裏，容易賺到十五個至二十個科比。這個地方，在碼頭

夫、流浪人、我手中間，我覺得自己是一塊插在白熱化的煤炭裏的生鐵，每天都使我充滿了尖銳的、刺激的印象。在這個地方，許多赤裸裸地貪婪的人們、生性粗獷的人們，在我的面前如同旋風一樣旋轉着，我喜歡他們對生活的怨恨，我喜歡他們對世界上的一切都採取嘲笑的和敵視的態度，我也喜歡他們對自己本身毫不關心的態度，我直接遭歷的一切，把我拖去接近了這些人，同時惹起了我的一種希望，就是浸沉在他們這種辛辣的社會中去。我讀過了伯列特·加爾特的和許許多多「俗流的」小說，更加激起了我對這種社會的同情。以小偷做職業的巴式庚，以前是一個師範學院的學生，是遭到了殘酷的損害的肺病患者，他巧言善辯地勸導我：

「你怎麼呵，如同大姑娘一樣，想風流一下，又怕壞了名聲。對於閨女，名聲是她的全部資產，但對於你，却不過是頸上的一張枷吧了。牛有好的名聲，牠仍要吃乾草果腹呀！」

巴式庚的帶點紅色的頭髮，剃得像戲子一樣，矮小身體的輕巧運動，使人聯想着小貓。他指教我，保護我，並且我看出來了，他誠心誠意地希望我有所成就和獲得幸福。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，讀過不少很好的書，他最喜歡讀盲特·克利斯托伯爵：

「在這部書裏，既有目的，又有中心。」——他這樣說過。

他愛女人，並且津津有味地，興高彩烈地談着她們，這時，他剛被損傷了的身體中，也起着某種痙攣；在這種痙攣裏，有些病態的東西，牠激起了我的嫌惡的感覺，但我依然聚精會神地聽着他的談話，覺得他的這些話都是很美妙的。

「女人女人！」——他高歌着，他臉上的黃色皮膚湧起着紅潮，昏暗的眼裏閃耀着狂歡。『爲着女人，一切我都願意去做。對待女人，如同對待魔鬼一樣，是沒有罪孽的！想不出有比戀愛的生活更好的事情？』

他是一個有天才的小說家，輕便地就替妓女們編了一些悲嘆不幸的情愛的，令人感動的歌曲，他編的歌曲，在伏爾加河所有一切的城市裏歌唱着，他的這些歌曲裏，流行得最廣泛的是下述的一首：

「我不漂亮而且貧窮，

衣服也穿得很壞，

因此誰也不願，

娶我這樣的姑娘。……」

一個鬼鬼怪怪的人特魯索夫待我很好，他是愛修飾的，穿得很漂亮，有着和音樂家一樣纖細的手指。他在亞德米拉特村有一間小店，掛着『鐘錶修理匠』的招牌，却是在銷售賊贓。

「馬克西墨契，你對於小偷的法門還沒有學會吧！」——他這樣對我說道，同時確確實實地撫摸着自己的斑白的鬚鬚，而且對我擠了一下奸猾並狂妄的眼色。『我看出來了：你有着別一條道路，你是一個有靈感的人。』

「有靈感的人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噯，在他身上，對無論什麼事物都沒有嫉妬，只有好奇。……」

這就對我的關係說來，是不正確的，我對許許多多的事物都懷着嫉妬；在這裏面，巴式庚用那種有着出人

意外的比喻和圓轉的話頭的、和詩一樣的特別音調來說話的才能，就激起了我的嫉妬，我想起來了他的一樁戀愛故事的開頭的幾句：

「一個雲疊頗多的夜晚，我如同貓頭鷹躲在樹洞裏一樣，坐在貧窮的城市斯維耶斯克的旅館裏，這正是秋天，十月，在懶懶地下着雨，刮着風，好像被侮辱了的韃靼人在拖聲拖氣地唱着歌，這是一首無窮盡的歌：奧

——奧——奧——烏——烏——烏……

……這是她來了，她是輕巧的、薔薇般的，如同日出時候的雲霞一樣，而在眼睛裏，却顯着欺騙別人靈魂的純潔。她用誠懇的聲調說道：「親愛的，不要責備我反對你。」我明知這是一種虛偽，却相信牠是一種真誠！我的理智知道得很肯定，我的內心決不相信！」

講述的時候，他抑揚地擺動着身體，閉着眼睛，並且常常用柔軟的手勢觸及自己對着心臟的胸部。

他的聲調是低細的、模糊的，但他的話却是鮮明的，牠們裏面有什麼像鶯一樣的東西在歌唱着。

我嫉妬特魯索夫，這個人妙趣無窮地談着西伯利亞、核甫布哈爾，開玩笑地並且很惡意地談着主教們的生活，而且有一次神祕地說到俄皇亞歷山大三世：

「這位皇帝也是這一道的能手呵！」

我覺得特魯索夫是這個「賊黨」中的一員，他們在故事的末了，却會出乎讀者的意料以外，而成為寬大的英雄。

有時候，在蒸熱的夜晚，這些人們渡過喀山小河去，坐在草原上、叢林中，喝着，吃着，談着自己的事情，而且當

常談着複雜的生活，談着異樣紛亂的人的關係，關於女人更加談得特別多。談着這些事物的時候，他們憤恨、悲痛，有時候更悲感交集，幾乎時常有着這樣的感覺：彷彿是在凝視着黑暗，凝視着十分不堪忍耐的意外事故。在有着一閃閃的繁星的昏暗的天空下，在蒸熱的窪地裏，在稠密地繁茂的柳叢裏，我和他們住了兩三夜。黑暗中，在靠近伏爾加河的濕地上，船檣上的燈火，好像金蜘蛛向各方面爬動着，在許多黑黝黝的山邊，散佈着火的球塊和脈絡，這是富有的烏斯朗村的酒店和住宅的窗戶在發着光。汽船在低聲地鼓輪破浪，水手們和狼一樣對板船上的隊商吼叫着。有個地方在用錘打鐵，哀愁地拖聲拖氣地唱着歌：「誰的靈魂在靜悄悄地朽腐着。」悲哀好像灰燼一樣由歌聲落到了心靈上。

更悲哀地聽着人們輕聲地隨意暢談的話，——這些人們沉思着生活，每個人都說着自己的遭遇，幾乎是彼此都沒有聽到過的。他們在叢林下坐着或趟着，吸着烟捲，稀少地——不是貪杯地——喝點伏得加酒和啤酒，沿着想到的道路向後走到什麼地方去。

「呵，我碰到過這麼一回事。」——被夜的黑暗緊壓到了地上的某人說道。聽到講故事的時候，人們都同意：

「也有着這樣，一切都有……」

「曾經有，」「有着，」「有過，」——我聽着這樣說的時候，使我覺得，在這一夜晚人們都好像走到了自己生命的最後的時刻，——一切都已經有過，將來什麼也不能再有！

這使我避開了巴式庚和特魯索夫，但我仍然喜歡他們，根據我所經歷的全部邏輯，如果我和他們同路的

話，這是十分自然的。上進、開始學習的希望是遭到了侮辱的，這也推使我和他們接近着。在飢餓、嫌恨、憂鬱的時候，我覺得自己不僅對於反對「神聖的財產制度」的犯罪是十分有能力的。然而，青年時代的浪漫主義却阻礙了我，使我避開了這條我會經預定要進行的道路。除人道主義的伯列特·加爾特的和俗流的小說以外，我已經讀過不少正正經經的書，這些書籍鼓勵我憧憬着某種不明瞭的，但比我看見過的一切事物更加重要的東西。

同時，我又誕生了新的相知、新的印象。在和耶孚倫諾夫的宿舍并列的空場上，聚集有許多中學生在玩「攻城」的遊戲，我被他們中間一個叫做古利·潑列特涅夫的中學生所迷惑。他的面貌是淺黑色的，有着和日本人一樣黑色的頭髮，臉上有着小的斑點，很像撒滿了的火藥，遊戲的時候是永遠快樂的、敏捷的，談話的時候是聰明伶俐的，他充滿了各種各樣天才的萌芽。而且，他也和一切天才的俄羅斯人一樣，憑藉自然賦給他的天資生活着，不努力加強並發展這些天賦。他具有對於音樂的銳敏的聽覺和偉大的鑑賞能力，愛好音樂，並且和藝人一樣彈着希伯來琴、三絃琴和手風琴，却不想去熟習更高雅的和更困難的樂器。他是貧窮的，穿得很壞，但他的勇敢、強健身體的活潑動作，大大方方的姿式，却是和這些東西很適合的。皺的破爛的汗衫，有着補綻的褲子，破了幾個洞的走穿了底的皮鞋。

他好像一個久經重病以後剛剛站立起來的人，或好像昨天剛從獄中釋放的囚犯，生活中的一切，在他看來都是新穎的、愉快的，一切事物都在他身上激起了興高彩烈的快樂，他如同火箭一樣在地上跳躍着。

他知道了我是怎樣困難並可怕地生活着的時候，就提議要我和他住在一起，並準備去擔任鄉村教師。我

就像這樣住在奇怪的、快樂的貧民窟——馬魯索夫克了，的確，這個貧民窟是不只一代的喀山大學生所熟悉的。這是位在勒伯諾拉德街上的一幢半破敗的大屋子，彷彿是這些人由牠的所有者把牠奪取了的；餓着肚子的大學生、娼妓、某些和幽靈一樣在自我毀滅的人。潑列特涅夫住在閣樓扶梯下的走廊上，這裏放着他的床鋪，走廊的末端靠近窗戶的地市，放着一張桌子和一把椅子，這就是所有的一切。有三扇門通到走廊上，兩扇門裏是住着妓女，第三扇門裏是住着一個患肺病的數學家，他是由教會學校的學生出身，是一個高高的、瘦瘦的，幾乎成了可怕的樣子的人，長滿着栗色的硬毛，污穢的爛衣服也幾乎不能把牠遮蓋着；爛衣服上破了一個洞，令人恐怖地看得到發青的皮膚和瘦削的肋骨。

他吃的東西，似乎只有自己的腳趾甲，把牠們嚙到流血爲止，他日以繼夜地都在割着，計算着什麼東西，不斷地發出微弱的咳嗽聲。妓女們都怕他，認爲他是一個精神錯亂的人，然而，因爲憐憫他，却又把麵包、茶和糖放到他的門口去，他從地板上把這些小包裏檢起來，並且一一接受了，同時如同疲勞不堪的馬一樣唏噓着。如果她們忘記了或因某種原故而不能把自己的贈品送給他的時候，他就把房門打開，在走廊上嗷聲嘆氣地喊着：

『麵包！』

在他的陷在黑眼圈中的眼睛裏，閃耀着那種慶幸自己偉大的意識的狂人的傲慢。有一個矮小的駝背的殘廢人常常到他那裏去，這個人跛着一隻腳，在腫起的鼻子上戴着一付很深的眼鏡，斑白的頭髮，在閣廢者般的黃面孔上現着狡猾的微笑。他們緊緊地掩着房門，異常肅靜地沉默着坐上幾個鐘頭，僅僅有過一次，在深夜裏，數學家嗆聲嘆氣的激怒的喊叫把我驚醒了。

「但我要說，這是監獄！幾何學是一隻囚籠，是的一隻捕鼠器，是的一座監獄！」

駝背的殘廢人在格格地笑着，多次反反覆復地說着一些奇怪的話，數學家却突然大聲叫道：

「碰到鬼滾蛋！」

當他的客人走到了走廊上的時候，就聽見悉悉索索響着，用寬幅的亂七八糟的布片裹着，這是數學家，他站在門檻上，是長長的、令人可怕的，用自己的手指梳拂着頭上的亂髮，腹聲嗷氣地說道：

「愛孚克里德，你是一個蠢東西，蠢——蠢東西……我證明了，上帝是比希臘人更聰明的！」

他用這樣大的力把房門關上了，在他的房間裏，有什麼東西跟着關門的響聲倒塌了。

不久我就知道了，這個人希望由數學出發來證明上帝存在，然而在他還沒有做好這事以前，他就死去了。

潑列特涅夫在印刷所裏做工，擔任夜報的校對員，每夜賺得十一個科比的工資，如果我找不到工作的話，那末我們就這樣地生活着：一晝夜消費四磅麵包、兩個科比的茶葉、三個科比的糖。我却沒有充分的時間去做工，因為我還需要學習。我克服了有着極大的困難的科學，奇形怪狀地窄狹的、生硬的格式的文法，尤其迫害了我，我完全不會把活的和困難的、隨意並且圓熟的俄羅斯話填入文法的格式中，但不久我就很愉快，好像我「過早」就學會了，甚至應考了鄉村教師的試驗，因為年齡的關係，沒有得到位置。

潑列特涅夫和我同睡在一張床鋪上，我夜晚睡覺，他白天睡覺。他織着夜晚沒有睡覺的，臉上仍是朦朧的和炎紅的眼睛，早晨來了以後，我馬上就跑到酒食店裏去討些開水，誠然，水火爐我們是沒有的。以後，我們就靠着窗戶坐着，喝茶，帶着吃麵包。古利·潑列特涅夫把報上的新聞講給我聽，讀着酒精中毒的小品文作者的滑

稽詩紅色的舞衣，他對生活的諧謔態度，使我驚嘆，我覺得他對生活的態度，是和對那個胖臉的女人加爾金娜一樣的，她是賣女人舊服裝的女商人和媒婆。

他由這個女人那裏租得樓梯下面的一個角落，但他絲毫沒有付過房錢，他用快樂的談諧、手風琴的演奏、感動人的歌聲來償付了；當他——次高音的歌手——唱着歌曲的時候，他的眼睛裏就閃耀着嘲笑。這個女人加爾金娜年青的時候是歌劇隊的隊員，她瞭解歌曲中的意義，常常由她那種酒徒和食客般浮胖的、青色的面頰上鮮廉寡恥的眼睛中，滿滿地流着一串淚水，她用肥胖的手指從面頰的皮上抹去這些眼淚，以後就細心地用骯髒的手巾擦着手指。

「吶，親愛的古利——她嘆息着說道——您是一個歌劇家呀！您是有點運氣，讓我來安排您的命運吧！我曾經營許多青年人介紹過女人，這些人的心靈，都是因為孤獨的生活而感到苦悶的呵！」

一個這樣的「青年」就住在我們這幢屋的樓上。這是一個大學生，硝皮工人的兒子，中等身材的青年，胸部很闊，有着奇形怪狀的窄狹的腰，好像銳角向下的三角形，這是稍稍有點破裂的角——這個大學生的腳掌是很小的，好像女人的一樣。他的頭深深地縮到了兩個肩膀裏面，也是很小的，披著鬚一樣的栗色的頭髮，在蒼白的、沒有血色的面孔上，陰鬱地瞪着一對突出的綠色的眼睛。

他違反父親的意志，如同無家的野狗一樣忍飢受餓，經過很大的困難，才在中學裏畢了業，並昇入了大學，但因為他有着——腔深沉的、柔和的低音，他也就希望學習歌曲了。

加爾金娜使他捉住了這樣的運氣，把他介紹給一個四十歲的富有的商婦，她的兒子已經是大學三年級

的學生，她的女兒也在中學畢業了。這位商婦是一個瘦削的、平凡的、和士兵一樣爽直的女人，憔悴的、和尼姑一樣寡慾的面孔，很大的灰色的眼睛，隱藏在黑色的眼窩裏面，她穿着一件黑色的衣服，圍着一條已經過時的絲頭巾，在她的兩隻耳朵上，顫動着鑲有翡翠的耳墜。

有時候，夜晚或早晨，她來找自己的大學生，我不只一次地看到，這個女人怎樣準確地跨進門來，以果決的步伐走過院子。她的面孔是顯得可怕的，口唇是這樣緊緊地閉着的，幾乎看不出來了，眼睛是大大地睜開着的，定命地、悲痛地向前張望着，但好像她是盲目的。不能說她是醜態的，但在她身上，顯明地覺得緊張，她的更醜陋的是，好像她的身體拖長了，她的面孔痛得顫縮起來了。

「看呀——潑列特涅夫說道——的確是神經錯亂的！」

大學生討厭這個商婦，對她躲避着，但她的確好像一個毫無慈悲心的債主或偵探一樣迫害着他。

「我是一個怕羞的人，」——他喝了酒的時候懺悔道。「我是爲什麼要去唱歌的呵？和這樣的醜女人和木偶勾搭在一起，是不會讓我上台的呀，不會讓我上台！」

「斬斷這條牽拖的線索吧！」——潑列特涅夫這樣忠告他。

「是的。但我可憐她！不是對她馴伏，而是對她憐憫！如果你們曉得她是怎樣的話——唉……！」

我們早知道了，因爲有一天夜晚，我們聽着這個女人站在樓梯上用細微的、戰慄的聲音懇求着：

「看基督的面吧……親愛的鴿兒，唔，看基督的面吧！」

她是大工廠的女主人，有房產、馬匹，把幾千盧布捐給過助產學校，却和乞丐一樣，懇求別人給予情愛的施